宣城梅氏

宣城自古为江东名郡，襟山带水，钟灵毓秀。城北陵阳山蜿蜒如屏，城南宛、句二水合流似练。自晋唐以降，宣城即为江南人文渊薮，而“宣城梅氏”尤为邑中冠冕，世称“宣城诗派，半出梅门”。民间更有“七梅八桂，不如梅家一树”之谚，极言其科第连绵、风雅相继。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代表，梅氏家族以崇文重教、清廉守正、耕读传家为核心家风，在政治、学术、艺术、科技等领域群星闪耀，其家训族规、宗祠谱牒、杰出人物与文化贡献，共同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家族史诗。

宣城梅氏的历史根系可追溯至五代以前，但真正形成清晰脉络并走向兴盛，则始于北宋。两大支系虽同源共祖，却在不同时代各领风骚，其发展轨迹既相互呼应又各有兴衰：

**宛陵梅氏：北宋文脉之滥觞**

宛陵梅氏是宣城梅氏中最早崛起的支系，其核心活动区域位于宣城城南双羊山下的九溪河畔（今梅溪公园一带）。据欧阳修《梅圣俞墓志铭》及《梅昌言墓志铭》记载：“五代时，梅远自吴兴徙宣，为宣州掾史，爱其风土，遂筑室定居双羊山下，是为始迁之祖”。北宋时期，该支系以科举与文学成就名震江南，其科第鼎盛之势，正如《宛陵梅氏宗谱》所言：“宋室南渡前，五进士并世，风雅一门，时称宛陵双璧”——

梅询

梅询（964–1041）：字昌言，宣州宣城（今属安徽）人，原籍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。宣城梅氏第三世孙。端拱二年（989）进士，授利丰监判官。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），梅询作为进士考官受到召见，谈论天下大事，极合真宗之意，把他视作奇才，升任集贤院，梅询也以真宗为知己。当时契丹屡次侵犯河北，首领李继迁又强攻灵州，边事危急。梅询上书献策：将朔方授予吐蕃首领潘罗支，令其从后方牵制，使“蛮夷攻蛮夷”。梅询还主动请缨，说：“苟活灵州而罢西兵，何惜一梅询！”真宗大为赞赏其忠心。梅询后来担任太常丞、三司户部判官，常谈战事，结纳豪杰。夏子乔征讨西夏，梅询作诗相送。百姓赞其 “天高地厚胡恩公，千年再世一包拯”；

梅尧臣

梅尧臣（1002年－1060年），字圣俞，世称宛陵先生，宣州宣城（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）人，祖籍吴兴（今浙江省湖州市）。北宋诗人、官员。给事中梅询的侄子。

梅尧臣自幼便跟叔父梅询宦学于各地。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，以叔父梅询荫补太庙斋郎，历任河南、河阳主薄，德光、建德、襄城县令，监湖州盐税。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为国子博士。皇佑三年（1051年）始得宋仁宗召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为太常博士。与钱惟演、欧阳修是至交好友，经欧阳修举荐，为国子监直讲，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，故世称“梅直讲”、“梅都官”。嘉佑五年（1060年）去世，年五十九。

梅尧臣是宋代重要的诗人，他的诗歌与欧阳修的古文、蔡襄的书法代表了庆历、嘉祐年间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，是嘉祐文明在文艺上的集中体现。 [45]他与苏舜钦齐名，时号“苏梅”，又与欧阳修并称“欧梅”。其诗风格“闲肆平淡，涵演深远”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，有“宋诗开山祖师”之称，对宋代诗风转变影响很大。梅尧臣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著作，其诗文被编为《宛陵集》60卷，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。其他尚有《唐载记》26卷、《毛诗小传》20卷、《孙子注》13篇、《续金针诗格》1卷等。

然而入明后，宛陵梅氏科第渐衰，明清两代仅出举人 3 人、武进士 1 人。其宗祠会庆堂现存 “松竹梅” 木雕群，象征 “高洁不屈”，与龙川胡氏宗祠的荷花装饰异曲同工，同为徽派祠堂伦理象征的典范。家族以柏山祖业与会庆堂祭祀为纽带，始终坚守 “梅远直系后裔” 的正统认同。

**文峰梅氏：明清鼎盛之脊梁**

文峰梅氏世居宁国府宣城县千秋乡柏枧山，兴盛于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，是宣城梅氏中最具活力的支系。其崛起虽晚于宛陵，却后来居上：明清两代出进士 10 人、举人 30 人，七品以上官员 35 人，创造 “兄弟四举人”“一门三进士” 的科举奇观；

家族名人遍布多领域：梅守德（云南左参政）奠基仕途，梅鼎祚（戏剧家）藏书著述，梅清（画家）开创黄山画派，梅文鼎（数学家）融合中西科学，梅立本（乾隆榜眼）延续科第荣光。

梅守德

任广东副使拒土司千金：“吾乃梅氏子孙，敢污先祖清白？” 罢官后建志学书院，以 “居官廉节为要，毋苟取一钱” 的家规言传身教，培养心学弟子数百，被誉 “醇儒”。

梅文鼎

康熙帝赞为 “绩学参微”，系统整理传统算学并引入西方三角几何，著《几何补编》《平三角举要》等 80 余种。其家族四代数学家集群（弟文鼐、子以燕、孙瑴成）皆承其志：“必穷其理” 的钻研精神，使中国传统数学在明清焕发新机。

梅清

与石涛并称 “黄山双璧”，笔墨 “干裂秋风，润含春雨” 写黄山云海。题画明志：“一生寄情山水间，不向朱门卖画钱”，坚守气节不媚权贵；《瞿山诗略》千首诗作亦显风雅，实践 “清高自守” 的家族底色。

梅鼎祚

建 “天逸阁” 聚书数万卷，编纂《古乐苑》《历代文纪》保存汉魏至明代文献，汤显祖赞《玉合记》“才情富艳”。虽未入仕，却捐田百亩供族中子弟读书，践行 “互助兴学” 家风。

文峰梅氏谱牒记载，其先祖可追溯至南宋太七公，但因战乱早期谱牒多毁，现存谱系是嘉靖年间由梅守德主持编撰而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始祖来历存在两种说法：一为梅诚（梅询从兄）之后，一为梅坦（梅尧臣第五子）后裔，两种观点并存于谱中，体现家族建构谱系时的务实包容。

宣城梅氏的家风以儒家伦理为根基，通过宗祠、谱牒、家训等载体代代相传，形成 “共性中见个性” 的特质：

**家风传承：宗祠、家训与文化基因**

宗祠与祖业是梅氏家族的精神地标，其中存在着微妙的争夺与互动。会庆堂作为宛陵梅氏的核心，现存 “忠孝节义” 匾额为明嘉靖御赐，梁柱雕刻 “韦编三绝”“囊萤映雪” 等典故，强化着 “崇文” 理念，这里是宛陵梅氏祭祀梅远、梅尧臣等先祖的圣地，严格限制文峰成员参与，仅允许宛陵三望（善经、墨庄、章务分支）管理。而柏山书院与景梅亭虽为宛陵祖业，却被文峰成员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义，梅守德作《会庆堂歌》表达对先贤的景仰，梅清绘《宣城二十四景图册》刻画柏山遗迹并题注 “先人圣俞叔侄皆读书于此”，梅鼎祚撰《柏山寺读景梅亭碑》追忆祖迹，借此融入梅氏精神传统。在互助方面，文峰设立 “养贤田” 300 亩资助贫族，梅鼎祚在《义田记》中言明族训：“吾族子弟，虽耕读异途，然不可一日废书”，体现了 “耕读传家” 的包容性延伸。

两支系的家训均强调 “孝悌、清廉、勤学”，但各有侧重以适应时代。宛陵《家规》体现耕读为本的严苛传承，“凡子弟，七岁入塾，十五不通经史者，罚执家役”，凸显宋代耕读传统，欧阳修曾记载梅尧臣教诲子弟：“通晓经史，通达义理，方可立身”，而梅尧臣任建德县令时革除弊政，离任时 “囊无余钱，唯有诗卷数箱”，以实例印证了清贫却坚守诗书传家之道。文峰《家约》则展现多元包容的开放精神，“仕则廉奉公，商则诚待人，农则力本业，虽百工亦需通文墨”，反映了明清社会变迁，梅文鼎教导子孙 “必欲求得其理，至废寝忘食”，融合中西学术；梅守德罢官后创志学书院讲学心学，广收瑶僮子弟习诗书，皆显 “不泥古、不崇外” 的家风革新。

在谱系认同上，存在话语权争夺与和而不同的特点。宛陵坚持从西汉梅福至梅远的虚构世系（欧阳修已明言 “超以上谱系不明”），甚至伪托欧阳修嘉祐谱序以强化血脉正统，却因史实矛盾（如颠倒梅超父子关系）引发争议。文峰则采取依附创新策略，追认梅远为共祖，借李廷机、方苞等名人文章佐证与梅询、梅尧臣的关联；同时凭借自身成就夺取话语权 —— 清代宣城县学乡贤祠供奉的 11 位梅氏中 9 人为文峰成员，梅清编《梅氏诗略》收录明清诗作时刻意淡化宛陵，凸显 “以成就证正统” 逻辑。现实中，两支独立修谱，交往时称 “世兄” 而非叔侄，宛陵掌控柏山祖业不允文峰染指，但文峰通过文化认同实现精神联结，恰如章学诚所评：“梅氏之盛，不在谱系之辩，而在代有贤人，以文化传家”。

宣城梅氏对江南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，在学术思想上，梅文鼎融合中西算学，推动中国科学近代化；梅尧臣革新宋诗风，直接影响江西诗派及后世写实文学。在艺术审美上，梅清引领黄山画派，将文人山水画推向高峰；梅鼎祚戏曲革新，为昆曲发展提供重要范本。在地域教化上，明清宣城书院达 57 所，半数由梅氏创办或资助，胡适曾言 “宣城文风之盛，梅氏功不可没”，其 “十户之村不废诵读” 的传统，更塑造了地方崇文重教的整体氛围。在精神传承方面，从会庆堂古柏到柏山书声，从梅尧臣诗卷到梅文鼎算经，这份家风不仅属于家族，更成为江南文化 “修身齐家” 的精神符号，如今梅溪公园、柏枧山故居遗址设 “梅氏家风展”，梅询判案文书、梅清黄山图卷、梅文鼎手稿等文物，持续诉说着 “以文化立世，以美德传家” 的千年传奇。

**双枝并秀，家风永续**

宣城梅氏的千年历史，是宛陵与文峰两大支系 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 的交响史诗。宛陵梅氏以北宋梅询、梅尧臣的诗文风骨与清廉官声，奠定家族文化基因；文峰梅氏则借明清科举鼎盛、科技文艺革新，将家风推向新高度。尽管两支系在谱系认同上曾有争议，却始终共享 “崇文重教、清廉守正、耕读传家” 的核心价值 —— 这种坚守，正如清初诗人梅庚所咏：“敢言诗是吾家事，只觉风流正未央”，既是家族绵延的根基，亦是江南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码。

从柏枧山的云雾到梅溪河的潺湲，从宋代《洗儿歌》（欧阳修贺梅氏添丁所写：“翁家洗儿众人喜，不惜金钱散闾里。宛陵他日见高门，车马煌煌梅氏子”）到清代《庭训格言》的劝学精神，这份家风如同皖南山水，既有松竹的坚韧，又有溪流的包容。它不仅属于一个家族的荣耀，更成为所有追寻 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 理想者的共同财富，激励后世在传承中守正创新，让梅氏清芬永续人间。